

华南抗战 老兵记忆

策划/林洁 黄丽娜 董柳
统筹/丰西西 宋金峪文/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图/羊城晚报记者 邓鼎园

“我不怕，我是一个孤儿，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我都赚了！”

80多年过去，当年穿越硝烟战火的青春少年，如今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当回忆起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98岁的抗战老战士、老党员，梅州市离休干部欧光其依旧目光坚定，字字铿锵。

欧光其，1927年6月出生于广东中山，1944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梅州，在这片红色革命热土上继续发光发热。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我一生都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这是欧光其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坚定践行的诺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近日，羊城晚报记者来到位于梅州市梅江区法政路的欧光其的家，听这位抗战老兵讲述波澜壮阔、血火交织的抗战故事。



欧光其年轻时的照片



98岁的欧光其依旧目光坚定

“与其被杀死，不如上战场杀敌”

1940年中山沦陷后，日军在中山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后来遭遇大旱，祸不单行，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都饿死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当时的欧光其才十五六岁，他一边讨饭，一边躲避日寇残杀，“死了很多，有被日本兵杀死的，有饿死的，很多小孩跟我一样成了孤儿”。

亲眼看见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烧杀抢掠，亲身经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刻骨铭心的痛苦激发了少年欧光其内心的血性：与其被他们杀死，不如上战场和他们拼杀！

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下，1944年3月，17岁的欧光其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桂山抗日游击队，被编入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欧光其说，在他投奔无路时，是中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收留了他，让他有机会上战场，他内心坚定了“一生跟党走，一辈子跟着部队走”的信念。

“武器简陋，就一颗颗子弹打”

一开始是做通讯员，我们年纪小，不容易被日军注意到。”欧光其回忆，当时，他曾多次穿越烽火线，成功完成送信、传达口头通知等任务。当通讯员不容易，需要头脑灵活，有极强的应变能力。“有一次送信的时候差点被敌人发现，我嚼碎了写有情报的纸条，吞进肚子里才躲过一劫。”欧光其说。

身负国仇家恨，年轻的欧光其曾多次上阵杀敌。“当时游击队的条件艰苦，有时候还吃不上饭，相比之下，日本兵的武器先进很多，机枪‘哒哒哒’扫过来。我们的武器简陋，就一颗颗子弹

打，大家枪法都很准，‘砰’‘砰’就把敌人打死了。”欧光其在实战中成长，内心那团热血始终燃烧着，支撑着他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在面对敌人的凶猛火力时勇往直前。

数十年过去，岁月的痕迹无情地镌刻在他的脸庞，记忆也因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斑驳。可每当说起当年杀敌的情形，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眼里总是闪着亮光：“面对敌人，只有冲锋向前，绝不退后！我不怕，我是一个孤儿，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我都赚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一生都要跟着党”

抗战胜利后，欧光其跟随部队投入解放战争。1946年7月，他随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烟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北撤的东江纵队指战员为骨干，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于1947年8月在华东前线成立。欧光其被编入两广纵

队，曾历经豫东、济南、淮海等战役。1947年的一天，正在执勤的欧光其发现大部队中的通信电台出现了火苗，他立即报告上级并马上喊人灭火，保住了当时极为珍贵的通信电台，立下了三等功。也是在这一年，欧光其被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开始以为加入游击队就是加入共产党，后来真正入党了，我感到非常光荣！”欧光其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我一生都要跟着共产党！”

1949年，欧光其随两广纵队南下，参加解放广东的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欧光其分别在中南军区海军独立水警区、中南军区海军万虎水警修运科、广东省公安厅劳改局新生二厂任职。1958年，在党组织的分配下，他来到梅州四望嶂煤矿工作。

在梅州工作期间，欧光其始终保持着部队的作风，奋战在第一线，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20世纪70年代，他转至梅州市农业机械总公司担任厂长。有一年做完白内障手术后，他直接回单位上班了，家里人很担心，但什么都拦不住他。欧光其说，在他心里，这些都算不得什么苦。1987年，他在梅州市农业机械总公司光荣退休。

如今，欧光其依旧住在位于梅州市梅江区法政路的单位老宿舍里，这是一套小小的楼梯房。每天早晨和下午，98岁的欧光其会下楼散步。子女担心他爬楼梯太辛苦，多次劝他搬到电梯房，都被老人拒绝了。

生活朴素，欧光其却十分知足。在他看来，能够过上安定和平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了。闲暇时，他会拿出当年的勋章，仔仔细细地擦亮，也会不时翻看老照片，回忆往昔。他很喜欢唱两首歌，一首是《松花江上》，一首是《唱支山歌给党听》。他说，这两首歌的歌词就是他的经历和心声的真实写照。

【记者手记】

伟大抗战精神 永放光芒

80年前，他们肩负家国使命，迎着枪林弹雨奔赴战场；80年后，他们白发苍苍却目光坚毅，见证着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见到欧光其时，他腰杆笔直地坐在沙发上，98岁的他精神矍铄，一言一行透着军人的气质。回忆起那段波澜壮阔、血火交织的岁月时，他的双眼里饱含泪水，也闪烁着光亮。

在采访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一个孤儿，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我的一生都跟着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信念，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让我真切感受到，这位老兵对党和国家、民族的赤诚之心。

他向我展示了自己珍藏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这是他最宝贵的物件，也是他一生的荣耀。纪念章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正如他内心的理念，纵使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依旧无比坚定。

那一刻，我突然懂得，伟大抗战精神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口号，它藏在老兵带伤的身体里，藏在他们对国家的热爱中，藏在我们血脉相承的记忆里。

采访前，梅州市岸洋学校学生张伊诺得知我们要采访欧光其，自行来到了他家，和我们一同采访。在采访过程中，这位13岁女孩静静地听，她的眼神里充满希望的光芒。她告诉我，看着爷爷讲故事时生动的表情，她心潮澎湃，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

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伟大抗战精神，穿越时空的隧道，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精神，永放光芒！（丰西西）



李宗桂

30年前，他是首位在羊晚理论版《求是》开设个人专栏的学者

书斋连“广场”，治学以“明道”

文/羊城晚报记者 潘伟倩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张瑞柠

李宗桂近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1995年5月25日，羊晚《求是》版推出李宗桂个人专栏《社会转型期的人文精神探讨》

人物小档案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联合表彰的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位获得者，广东省首届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广东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家。

人间真心
自可穿透围墙

记者手记

八月午后，中大蒲园，树影渐长。李宗桂先生哼起一段熟悉的旋律：“深深地把你想起……”我忍不住和唱，莞尔道：“这是《心雨》呀。”

他笑，记忆倏然点亮——那是1995年8月，东京机场，候机时他用Walkman一遍遍循环这首歌。那一刻，他想起远在广州的羊城晚报理论部老主任叶筑祥——正是这位挚友，为他在羊晚《求是》版开辟出首个个人专栏。

30年过去，他取出珍藏的报纸，纸页已泛黄，更有沉甸甸的历史感。

对谈间，阳光穿过树叶，在他肩头轻盈跳跃。他说，“担水劈柴即是妙道”，说羊晚就像“街坊一样不装腔”。我忽然明白了：思想，未必总要高居云端，它也可以如巷口闲聊、似茶楼飘起的热气，自然融入生活。先生从容往返于书斋的“深”与尘世的“广”，仿佛走在熟悉的小径。也许，这就是答案：学者要穿透围墙，靠的不是什么玄妙法术，而是一颗始終贴着现实、贴着众人跳动的——人间真心。

致读者诸君

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系统性变革全面启动之际，羊城晚报常态化开展“寻找当年的你”活动，征集读者用户与羊城晚报的情缘故事线索。您可以通过羊城派客户端“记者帮”报料，或私信羊城晚报微博号、羊城晚报微信公众号提供宝贵线索、讲述动人故事。

A4

责编 陆德洁 / 美编 温亮 / 校对 刘媛元
2025年8月28日 / 星期四

我与羊城晚报的故事

忆述30年前专栏 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切

李宗桂回忆，他与羊城晚报的缘分始于1994年。时任羊城晚报理论部主任叶筑祥“三顾茅庐”，请他“把思想写给大家看”。当时，身为中大教授、博导的他，已凭借《中国文化概论》《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两书，以及《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1989年3月刊于《人民日报》）等文章，广受学界和公众关注。对于在报纸上开设个人专栏，起初他婉拒，但最终被叶筑祥的诚恳与忧世之情——也即这份报纸的公共情怀——所打动。

1995年5月25日，羊晚《求是》版推出其专栏《社会转型期的人文精神探讨》。开篇“穷得只剩下钱”：价值理

想的失落”直言：“时下，有些人可能攫得金钱于一时，‘富甲一方’，但精神贫穷，思想空虚。”文章一出，迅疾传遍校园、食肆、办公室等。

彼时改革开放正酣，经济建设提速，但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反人文”现象也在滋长。李宗桂这一专栏切中时弊——首篇拷问暴富背后的精神真空；第二篇《帝皇气派：理想人格的扭曲》批判封建意识逆流，倡导现代化的平民人格；第三篇《及时行乐：现世主义思维的怪胎》提醒警惕享乐主义侵蚀……十篇文章，堪称十次思想撞击。

其间，广东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深圳市委、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均予关注，文章悉数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也有个别地方干部来信反对。众声交织，专栏激荡思潮。一位钻研哲学与文化的学者，何以有如此激浊扬清的锐气？李宗桂的回答坚定清晰：“我们要推动社会进步，弘扬正气，不平则鸣。作为学者，以学术方式参与现代化建设，借报纸文章讨论社会与时政，是责无旁贷的使命。”

治学书斋，发声报端，李宗桂深知二者须呼吸相通——研究要有深度，表达要有温度。

他说：“羊城晚报是老百姓的报纸，我们称她‘市民报’。”这类报纸看重生活烟火气，从中谈思想、文化与价值，便不致空论道理。这也契合广东人性情：讲道理须接地气，谈文化得避开辞藻堆砌

进生活——“担水劈柴即是妙道”。在他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的羊晚“像街坊一样不装腔”。

时移世易，30年过去，谈及媒介形态更迭，李宗桂认为：道不变，术可万变。“道”是坚守媒体的精神价值与良知；作为传播方式的“术”，则“须因时而进，否则唯有消亡”。

对《理论》版，他建言既应“切实而创造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政策”，也须关注百姓需求。

对《文史哲》版，他主张长短结合，“必要时设长文园地，把问题说透”，并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历史追溯与当代建构的统一。“文章须重点突出、思想深刻，能成为传媒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的经典留存。羊晚《文史哲》版的推出是一大进步，值得坚守，更应发扬光大。”

论及羊城晚报定位，先生期许：“立足羊城，要彰显广东特色；立足中国，须呼应时代大潮，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既要有岭南风味，更要彰显改革创新的中国时代精神。”